



睡莲

□ 魏人彪

还未着花的睡莲,最使我喜爱。

睡莲的花十分的妖艳,那粉色的花朵,远看,像一簇簇火焰在湖面上燃烧、飘摇,近了看,尤其是白色花,如凌波的莲座,仿佛有着淡淡的佛香和禅气。

还未着花的时候,只见得那些圆圆的叶子田田地素展在水面上,一片了无声息的宁静。

许多个午后,我倚着栈桥的木质栏杆,探出去半个身子,像捞月的猴垂向睡莲。

一只长脚蚊跳上莲叶,从这一片跳到那一片,一片又一片地跳着,敏捷,富有动感,宛如电视里的闯关类节目,但这样的画面多少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些默片。

寂静是被绿皮青蛙打破的。它在岸边观望片刻,“扑通”一下跃入水中,悄悄地游到前方叶子底下隐蔽起来,一双水泡眼一眨不眨,等待长脚蚊的到来。谁料,长脚蚊的警惕性也是了得,仿佛察觉危险近在咫尺,倏地跳向了另一片莲叶。眼看一场美餐失之交臂,蛙心不甘,突地一跃而起,但见水花飞处,一道绿光划过,它准确地落在叶子上,不料,莲叶承重不起,地陷般地半边崩塌,可怜它一个趔趄,又坠落水中……

莲叶默默回归平展时,叶面上就有了一粒粒晶莹的水珠,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发亮。小风起,湖面轻轻荡漾,莲叶一颤一颤随波晃动,那些柔性的水珠便在叶面上来来回回地滚动,欢快得像一个个小屁孩。

一只通体白色的水鸟扇动翅膀,贴着水面俯冲过来,在莲叶上倏然降落,那样子,有如航母舰载机着舰一样利索、完美。一定是把莲叶当作铺着绿地毯的舞台了,它搔首弄姿,迈动长长的细腿,走得如同T台上的猫步。

下雨的时候,如果雨不太急,又遇天光

似暗未明,湖边的荷池也就有些光阴参半,站在亭子里远远地眺望,那堤岸葱郁,湖中一半水花飞溅一半睡莲如云的景象,墨色明亮,线条空灵,很有点水印木刻的韵味了。

有一次,我觉得身后有异常,恰待回首,就有一只白色的纸飞机掠过耳际,飞进湖去,两个回旋,正好停落在青青的莲叶上。奔跳而来的小女孩乍呼一声,把满怀的惊讶和兴奋,都写在脑后甩来甩去活泼的“马尾巴”上。

“妈妈,这是什么呀?”小女孩问紧随其后的母亲。

“这是睡莲。”

“睡莲?它是睡着的吗,它做梦吗?”

哦,这真是一个充满浪漫和诗意的想法。书上说,睡莲是沼泽、湖泊等静水水体的观赏性植物,有着独特的景观之美,而且还是维持清水态的缓冲器,对净化水体中的总磷、总氮有明显的功能。睡莲才没“睡”呢,它以水为生,却尚知珍惜、爱护和感恩,以洁水清流为己任,只是毫不显摆、不事张扬罢了。

在浩渺的时空长河中,不是所有生命生存的需要和自然世界是相互合作或彼此供养的。莲者,却是。

若浮生如莲,甚好。

啪啦地砸在身上,又凉又疼。衣服几乎在一瞬间就湿透了。慌忙跑到附近超市的廊檐下,那里已站着很多避雨的行人,你一言我一语,甭管认识不认识,聊起来却也倍感亲切。

一时之间密密的雨珠连成了粗长的线,线与线紧紧地抱着,又连成了片,如同一幅天然的水织锦。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声势厚重浩大,又响亮明烈。廊檐下的人一个个扯着大嗓门说话,如同相熟多年的老友。声音小了,实在听不清呀!

渐渐地雨势弱了,又变成了线,变成了雨珠。天也渐渐地亮起来了,而路上的水已经漫起来。“尽洗红埃去,并将清气回。”空气里弥漫着清爽的气息。对面人家的孩子出来,七八岁的样子,擎着小花雨伞,裤子挽得高高的,快乐地在水里走来走去。

天光大亮了起来,明晃晃的太阳竟然又挂在了西南角,依然亮烈灼眼。雨还在“啪啪”地下,落在水面上,溅起了水泡。廊檐下依然笑语喧哗。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应该便是如此吧。

雨停了,人们纷纷道别离开。“有彩虹呀,有彩虹呀!”那个玩水的孩子兴奋地大喊。抬头望去,天边果然挂着一个弓形的彩色的虹,美轮美奂。

路人的欢呼声中,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歌词:不经历风雨,怎么见彩虹。

瓜事

□ 俞亚素

妈妈,你小时候的味道真不好吃!女儿桐捧着一碟我精心切好的脆瓜退还给我。

我无奈,只得笑着接了过来,然后拿起叉子叉了一块送入口中。两排牙齿轻轻一咬,脆,真脆!孩子的乳牙、老人的假牙,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咬碎。确实不甜。可是世上甜的东西已经太多了,巧克力、冰淇淋、蛋糕、面包、饼干……甜多了总会腻。

脆瓜只是很清很淡,就像我们遥远的童年。没有灯红酒绿,没有车水马龙,没有花枝招展。只有早晨的鸡鸣、傍晚的狗吠,只有半夜的蛙叫,撩拨着乡村的宁静。

父亲是个手艺人,所以不是一个好农民。他不会种西瓜,他种出来的西瓜十有八九是白瓢,好不容易打开一个是粉红色的,不由欣喜若狂。可是一口咬下去,不脆不甜,还涩。于是,他只好改种脆瓜。脆瓜好种。

每年夏天,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炫耀似的啃着甜甜的西瓜,我只有躲在门后边难为情地咀嚼着这清淡清淡的脆瓜,心里甚是落寞。当然,乡里乡亲的都有情有义。傍晚吃饭时,总会有邻居捧着一个西瓜来我们家串门。母亲也会回赠对方两根脆瓜。一边扒着晚饭,一边盯着地上的西瓜,我小小的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这脆瓜,我真的是吃烦了。嘴里寡淡寡淡的,再不来点甜的,我怕是要生病了,馋病。

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种脆瓜,因为世上好吃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。我们也有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脆瓜渐渐地淡出我们的视线,也淡出我们的记忆。

去年夏天,在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点菜时居然看见脆瓜,它摇身一变,俨然成了一道凉菜,而且价位不低。我心里一热,立刻把它加入菜单中。待服务员上菜后,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尝尝,心里顿时一凉。这味道咋会不伦不类呢?一问,果然是大棚里的脆瓜。

那天傍晚,在小区里闲逛,看见一老农正把两根脆瓜交给一大妈,他的面前是满满的一三轮车蔬菜。看见脆瓜,我的眼睛不由一亮,忍不住惊呼一声,啊,脆瓜,小时候的味道!老农说,你爱吃,拿一根去吧。什么情况?我疑惑地看看老农,又看看大妈。大妈笑着说,这是我亲家公,他自己种了一点瓜果蔬菜,特地给我送一点来。我说,那我买吧。结果发现,除了手机,一分钱也没有。你拿去,都是同一小区的,吃一根脆瓜又没事。看着碧绿青翠的脆瓜,我终于厚着脸皮收下了。

蜜罐里长大的桐是断不能接受这清淡清淡的脆瓜的,毕竟她还没有经历过什么。可是,对于离乡村太久、离童年太远的我来说,这份清淡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回忆。

但愿今晚能梦见小时候的自己。

夏天的雨

□ 耿艳菊

出门时,天晴朗朗的,火辣辣的。转眼间,已是乌云压顶,灰蒙蒙一片。明明太阳还挂在西南角,此时,暗色的天际,已不辨晨昏。“溪云初起日沉阁,山雨欲来风满楼。”总让人想起《西游记》里,某某大妖出来作怪的前奏。一挥手,天昏地暗,狂风大作。

路上的纸屑、塑料袋漫天飞,直往身上钻。头发也当空舞起来,纠缠缠缠的。长裙鼓荡荡的,灌满了风。也有人穿了短的裙,兜不住风。调皮的风故意去掀她的裙角,她羞涩地恼怒着,慌乱地又拽又捂。不见了矜持和优雅,却可爱得很。一会儿,衣服又斜贴着身子,整个人被吹得又薄又瘦,像一片纸悬在风里。

水果摊上的遮阳伞,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,仍然东摇西摆。卖水果的男人胖大健硕,直接跑到了伞底下抱住伞柄,似乎有一种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坚韧。鲜红的桃子前居然站着一位五六十岁的女人,仔细地、慢腾腾地挑挑拣拣,悠闲淡定。

路边的广告牌,啪啦啪啦响。走在下边,不免提着一颗心,战战兢兢。街边楼上人家凉台上的花盆堆放着的杂物,也给人一种不安全感。抬头望一眼,生怕来一个天外飞物,立即拔腿疾跑。

“四郊云影合,千里雨声来。”几分钟的时间,我穿过一条巷,经过一条街,刚到菜市场里,豆粒大的雨点就纷纷落下来了。噼里

总第6517期 配图 龚国荣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